



# 江湖風雲

殘月

在牛角山巔，有一座巍峨雄偉、氣魄非凡的山莊，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，從老遠的地方人們一眼就可望見它。它就是震嚇天下的綠林總壇，執北方黑道的牛耳，也是天下有數的幾個大幫會之一。

主持這龐大組織的就是「至尊」戚流星，一長一短兩把劍有神妙不可測之威力；長日龍泉，短日斷腸。一身潛龍真氣更是奇妙無比，獨門絕技一十八式大散手，降龍十八腿，威震武林。可除了他的二名貼身侍衛及高級部屬以外，很少有人見到他，但江湖上却盛傳他的大名，只知他是位三十三下、機智、深沈、果斷的年輕人；別的不太了然了。

戚流星有二名貼身侍衛，「亡命槍」高大白，長得粗壯結實，有北方人的豪爽，說話心直口快。「絕情棍」郭子田，心思較為細密，長得方面大口。但是二人都是戚流星的心腹手下，對他是忠貞不二的死士。江湖上都背地裏叫他二人青熊、白虎。

此外戚流星尚有三位得力助手，大領主神手無相蓋無忌，手下有金、銀、銅、鐵四等頭領。金級頭領五位，留在總壇，其他銀、銅、鐵各分佈各堂口，職責為負責進行綠林會之各種買賣，包括酒樓、客棧、賭場、妓院……；總之，不論合法或非法之營生都有綠林會的份。

大刑主「鐵面無情」顧玉安，掌管刑堂，維持幫內之紀律，手下有金級執法二位、木級五位、水級十位、火級十五位、土級二十位，凡有任何違反綠林會規章之徒，都由這些人負責查明經過情由，然後合理的執法。

大衛主「天劍絕刀」顏璧城，率有鷹、鶴、虎、龍四組殺手，鷹、龍二組負責總壇安全，擔任警備或守衛等工作，虎組對外



作戰，鴿組負責收集及偵察情報工作，這些人也可說是綠林會之精英分子，經過精心挑選、接受嚴格之博鬥訓練方可擔任。

話說這一天戚流星正背負著手，在聽濤軒前面的花園賞花，高太白匆匆忙忙的從旁邊的月牙門外進來，戚流星沒有回身，靜靜的開了口：「太白，甚麼事慌慌張張的，我平日教你們養氣的功夫一點也沒作好。」

高太白喘了口氣回說：「屬下只因聽蓋大領主說有要緊事稟報魁首，所以才急忙趕來通報。」

這時戚流星才回過身來。只見他長得約莫像十七、八歲的大男孩，童稚的臉上猶流露著笑意，驟然一眼望去，還像個剛剛離開家門的男孩，一點也不知人世間險惡似的；十七歲出道經大小不下百餘戰，時間的磨鍊竟沒有在他臉上留下甚麼痕跡。這時他淡淡的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也不好讓他在臥龍廳久等，我就這就去吧！」

高太白垂著手跟在戚流星後面，神態十分恭敬，這不僅是戚流星當年把他從鬼手十四煞手中救出來的原故，而還加上他對戚流星一直以道義真理作為處世原則的精神，感到敬佩油然而流露出一種自然情感。

戚流星走進了臥龍廳，蓋無忌站了起來，拱了拱手道：「魁首，戚流星擺了擺手：「坐下吧！無忌！自己多年兄弟還客氣什麼？」轉身坐在他那張披著虎皮的大椅上。

蓋無忌等戚流星坐下了才開口：「魁首！我們在杭州堂口最近有一大批財寶要運來總壇，但堂口一直抽不出人手，昨天飛鴿傳書請求總壇派出高手押送。」

我也不是什麼養尊處優的大老爺，何況更久聞江南的明媚風光，也該去欣賞那西湖垂柳飛花、寧臺樓閣，享受小湖泛舟方不至白活此生。」

戚流星帶著高太白由總壇出發，一路遊山玩水，凡名勝景物總不放過。這一天踏入了杭州城，高太白就嚷起來了：「魁首，這幾天一路行來，不但勞累不堪，而且從早至今尚未進點米飯，我看不如先去祭祭這五臟廟再說吧！」

戚流星騎在馬上頭也不回的說：「大白！我告訴你多少回，在閒雜人面前千萬別叫我魁首，怎麼又忘了？！也罷！現在先去把你那張大嘴塞滿了再說。」

高太白訕訕的道：「魁……呢，公子爺，以後記著就是了，我說，杭州城也來過數次，就在前面不遠有家「客來居」酒樓，做的酒菜還不錯，我們不如到那兒去吧。」

當下二人就到了樓前，早有店小二迎了上來，嘴裏說道：「二位爺們！想吃東西、住店、小號一應俱全，保管爺們滿意。」

點點頭，戚流星道：「夥計！給我們樓上找個雅座。」

當下便隨著店小二來到樓上靠窗邊的一張枱子，店小二少不免抹桌，端菜等忙了一陣，一邊問道：「二位爺們想吃點什麼？」

戚流星點了幾樣菜，一斤竹葉青；高太白拉住店小二，悄悄的說：「乘末上菜，先給我來十個大饅頭頂頂饑。」

不一會，酒和饅頭來了，戚流星一壁淺斟慢酌，一壁瞧著高太白狼吞虎嚥，一付猴急的模樣，嘆了口氣：「大白，莫非你是餓死鬼投胎，又沒有人和你搶，那付德性活像八輩子沒吃飯似的。」

戚流星詫異道：「往來不是都平安無事由他們押送嗎？怎麼今年要派人去呢？」

蓋無忌道：「今年銀兩要比往年多出三、四倍，況且據說附近幾個幫會都聯合起來，企圖染指這批財物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他們有這麼大的膽子？！難道還有什麼人在他們背後撐腰不成？」

蓋無忌道：「不錯！魁首真是料事如神，他們的靠山便是森羅府；江湖上有句話：『寧見閻王，莫遇森羅』便是指此，當然森羅府不便親自出面，我們無憑無據，也不便輕舉妄動。」

戚流星聽後，臉色凝重道：「是那幾個幫會存心找碴？」

蓋無忌道：「丹冠門、紀珠會及六合幫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丹冠門門主金衣客孟平和他四大金剛是硬把子，其他不足慮；紀珠會也只有會主七步追魂張白水可以瞧瞧；六合幫幫主毒鈎爪劉朋狗得上稱字號，倒是森羅府府宗項政是個頂尖棘手人物。」

蓋無忌領首道：「不錯！項政的傢伙是把刀，道上的朋友給它取了個名叫黃泉路，還有句歌謠曰：死亡有條路，刀出森羅笑，又不血，難回鞘。意指由生到死，由陽世遁入陰曹，這刀乃過渡之路了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現在總壇各人都忙著，就連郭小田也公幹去了，這次我就親自出馬吧！」

蓋無忌忙道：「這怎麼成！魁首何等身份，些許小事，派幾個人去就成了，何必勞魁首大駕呢？」

戚流星臉上露出了股微笑：「好了！我在這裏也悶得快發霉了，上上下下就數我最清閒，正好趁此機會去鬆鬆筋骨，再說，

高太白塞得滿嘴的饅頭，含含糊糊的應著，很努力的嚥了下去，喘了口氣道：「爺！你有所不知，我這人最經不起餓，一餓上來，那簡直比挺酷刑還難受，那滋味可真難頂啊！」

就在此時，從樓梯口又走上來了幾位，領先的一位是個油頭粉面，帶著滿身納納氣息的年輕哥兒；隨著身邊四位像是護院般的人物，也都一臉橫像，一眼瞧就知不是好貨色。那哥兒上了樓來，看也不看四面的人，一付眼高於頂，目中無人的驕焰。在樓正中找了張枱子坐下，那四個傢伙像眾星拱月似的圍在四周，那哥兒沒等坐定就猛拍桌子叫夥計，那店小二早就像隻哈巴狗似的趨前來，但還三叫了頓罵，却吭都不敢吭一聲。

高太白悄悄的挨過去在戚流星的耳邊細語：「爺！這就是杭州城裏的惡霸「賁喉」羅正強的寶貝兒子叫羅剛，這小子仗著他老子的勢力，橫行霸道，尤其這小子好色如狂，不知多少良家婦女毀在他的手裏。」

戚流星神色不露道：「這種魚肉鄉民、自無法統的行爲，早該受到處罰，只是時候未到而已，國有國法，幫有幫規，做人，也便有良知來克制住種種不端的思想，如果像他那種沒有約束、沒有紀律、沒有是非公理，遲早會遭報應。眼前，只要他還不太過分，我會讓他安穩回家，否則只怕有苦頭讓他嚐了。」

隔著戚流星那張枱子坐著個鄉下老頭子和一位標緻的村姑，看樣子像父女兩人，現正喚著小二準備結帳離去。

就有這般湊巧，那羅剛正好轉過身去，眼睛一看見那村姑，就好像被膠粘著似的，眨都不眨的直望著，活像一頭餓狼饞望著



牠的獵物，那四名隨身侍衛當然也發現了羅剛的異樣，不禁相對擠眉邪笑；其中一名俯身過去在羅剛耳邊說了幾句，羅剛臉上露出了詭笑，連連點頭，然後那護衛整了整身上的衣服，走過去向那老人拱了拱手道：「老丈請了，我們公子想請二位過去坐坐，交個朋友。」

那老頭轉過頭去，看了一眼，惶恐的說：「這位爺，我和你們一來非親非故，二來高攀不起，何況老漢現在要趕回家去，只怕要辜負爺的一番好意了。」

那護衛再三堅請，那老頭還是不為所動，堅持要離去；這時其他二位也圍過來了，原先請他們過去的那位把臉色一變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不識好歹的糟老頭，爺們好心請你過去，你却像那茅坑上的石頭——又臭又硬，推三阻四的，敬酒不喝，喝罰酒。好！我倒是要看你過去是不過去。」

當下兩人捉住老頭，其他捉住那村姑，活像押解犯人似的；兩人拚命的掙扎，老頭還吃了幾大耳光，嘴角都流出血來，那村姑口裏喊著「爹！爹！」，滿樓的人目睹慘狀都嚇呆了，沒有一個人敢動。

突然，只是黑影一閃，連人影也沒瞧清楚，那四個護院就像滾球似的飛出丈外，半天也爬不起來。那人正是威流星，這時他把那老丈及少女扶到旁邊的坐椅上，轉過身來，正面對著目瞪口呆的羅剛，那羅剛像似剛回過魂來，指著威流星大罵：「你是那座山裏鑽出來的野人，膽敢來管老子的閒事，今天我要叫你直著進來，橫著出去。」威流星冷冷的注視對方，冷冷的道：



「首先，我要聲明我不是什麼野人，我是過路客，看不慣你橫行霸道，目無法紀的行徑，更看不起光天化日下強搶民女，我勸你還是乖乖的給我滾回去，若還是不死心，那你就來試試看吧！」面孔扭曲了一下，羅剛咬牙道：「小子，你死在眼前猶敢胡吹大氣，看你家大爺送你歸西天去。」驀地——暴起暴亂，他右手一溜寒光猛刺威流星。真看不出羅剛身手還不弱，威流星身子微微一閃，不用肩上一「龍泉」及胸前斜掛的「斷腸」短劍，左手在一幌下由脅內往外猛拋在羅剛左脅上面，當下便被砸出五步，撞翻桌椅，全身癱了一陣閉過氣去。是的！這便是大散手中的起手式「魂飛魄散」，加上他貫注無堅不摧的潛龍真氣，這下子可最少斷了三根，非休養數月不能恢復；這還是威流星手下留了分寸，否則潛龍真氣真正貫注下去，不死亦會身罹。

嚴重內傷，那身功力也可能就此報廢了。

瞧亦不瞧一眼躺在地上的羅剛，威流星柔聲對那業已驚恐而發抖的老丈說：「老先生，現已沒事，你們可以離去了。」那老丈向威流星再三道謝，然後帶著女兒一同離開。

威流星回至座位時，高大白滿面笑容道：「爺，我一看那幾個小子動手就知道他們惡運高照了，憑他們幾塊料也配和你動手，豈不壽星公吊頸——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微微一笑，威流星道：「你別把我捧得太高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乃我輩學武人應有的認識，做事只求個心安理得，對得住自己良心也就是了。」

這時那四個護院也慢慢爬了起來，扶起尚昏迷中的羅剛，其中一個以衰弱的聲音說：「朋友，人有名，樹有影，二位名兒總也得漏一漏，讓我們回去也有個交待。」

點點頭，威流星道：「名兒也不必漏了，若要報仇，只管到城中「龍門客棧」找我便可。」

看著那批人走後，高大白道：「爺，我們這兒的堂口是銀級刑大光主持，要不去照會一聲我們來了。」

威流星道：「我到此地，押運銀兩只是次要問題，我打算先玩個二、三天，再找他也不遲，不過，你可先告訴我我來了；這件事只可讓他一人知道，不可洩露出去。切記！」

二人酒足飯飽後付賬離去，投宿在「龍門客棧」，本來綠林會在此地也有經營客棧，但威流星認為太過於明顯，容易暴露身分，所以選擇了一家毫無牽連的客棧住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威流星就獨自一人去遊西湖，高大白則到堂口去辦事，直到黃昏時分，威流星方踏著夕陽斜照的光影回來。一

進門就發現店裏氣氛不對，掌櫃的和店小二都不見踪影，而四周座位却都是些彪形大漢，看樣子來意不善。中間一張枱子上大馬金刀的坐著一人，身材高大魁梧，黑面無鬚，整張臉孔顯得異常平板，平板中却又透出一股無所言語的殘暴氣息。那人道：「閣下，我們已經等候良久，你大概尚未忘記昨兒的事吧！今天我特來向您討回一個公道！」

威流星沈緩回道：「如果我猜得不錯，你就是「貫喉」羅正強吧！杭州城內的大惡霸，倒是失敬得很。」

那人把眼一瞪，把手一拍枱面站了起來道：「你又是什麼東西！你家大爺正是羅正強，就憑你傷了我兒子一事，就足夠你百死不足以抵罪，現在猶敢口出狂言，今天非把你挫骨揚灰不可。」

威流星緩緩的搖了搖頭道：「很久以前我就曾遇到過像你這一類的人物，仗著自己有幾分本領，欺凌鄉民；你們心目中是不會有什麼是非觀念的，只憑一己的好惡，罔論曲直，以非為是，往往由許多悲慘事便由此而生。」

羅正強厲叱道：「你不用在那兒賣狂，如今你已是『甕中之鱉』，現在我就來結果你的生命，再把你拿去餵狗。」說罷一揮手，四周的漢子各自揮舞手中的兵器衝向威流星；好個威流星不慌不忙，身形一閃，六六三十六腿向著前面衝來的人飛掃過去；只聽碰連聲，連見五、六個壯漢向球似的飛了出去，砸壞了不少桌椅；也在同一時間猛將身子往後一旋，照樣六六三十六腿橫掃出去，結局當然同等輝煌。其他的根本來不及動手，就已經橫七豎八的躺成一堆了。這就是降龍十八腿中的第二式「群龍飛舞」。



羅正強一臉詭異之色，上下打量著威流星，一會兒道：「料不著你有這般精絕的武功，朋友，報個名號！」

威流星微笑中帶著不屑的搖了搖頭。那羅正強羞成怒：「好個小子，我叫你死了做個糊塗鬼！」

只見他身形微晃，人已到了威流星面前，一隻右手鷄爪似的抓向威流星臉龐，另一手却神鬼莫測的劈向對方小腹。

敵人來勢之快，也令威流星頗覺意外；他狂風一樣往旁捲出，一揚手「龍泉」劍離鞘而出；而羅正強也在一個翻滾下右手多出了一柄尺半短蛇矛，精光刺目的飛刺威流星咽喉。威流星移動之快簡直匪夷所思，他一下站出五步，凌空跳躍，「龍泉」已在剎那間刺出四十九劍，在羅正強忙於應付之際，他已鬼魅般移至左側，胸前「斷腸」短劍倒劃而出，在血光中，羅正強一條右臂已被斬斷飛起，皮肉白脂往外翻捲。

這場搏殺已經結束，不管羅正強喜不喜歡這種收場，他已別無選擇。分厘之差，一髮之間，便是生與死的分界；威流星不想殺他，因為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不願意做無謂之殺戮。

過後，約莫盞茶時分，高大白匆匆回來，身後跟著一個漢子，身材魁梧，紫灰臉膛，他就是「九環刀」刑大光，綠林會駐此地的銀級頭領。刑大光見了威流星就要行禮，威流星一把攔著他道：「店裏閒雜人多，不必行禮了，你來一是有重要事，到房裏去談吧！」

到了房裏，刑大光行禮道：「魁首明察，屬下確有消息請魁首定奪，據我得報告，金衣客孟平和他屬下四大金剛、七步追魂張白水、毒鈎爪劉明已齊集城南羅正強的家裏，意思已很明顯，對我圖謀不軌，我們已探得他們之詳細計畫，這還是我們在那兒

臥底的人費了一番心血才得到的呢！聽說「森羅府」似已知道總壇派出高手來，所以也遣他們「天」和「玄」組高手助陣，可是料他們想不著是魁首您呢！」

威流星略想了想道：「聽說『森羅府』中『天』『地』二組武功為佳，『玄』『黃』二組對各種毒性的鑽研使用，各種技巧的殺人裝置有獨到的功夫，你們千萬要小心；還有我傷了羅正強，他必不甘心罷手，與其讓他們來找我，不如咱們先下手為強，作一徹底解決，我打算二天後就出發，你們傳我話，叫『虎』弟兄準備，埋伏在宅子四週，聽我號令行事。」

二天後，威流星帶著高大白和刑大光來到羅正強的門前，正式以綠林會魁首的名義向對方投帖，沒一會兒功夫，三人被引進大廳裏待茶，接著從廳後出來了十個人，為首的正是羅正強，一見威流星面龐全變了色，指著威流星道：「他就是傷我的那個人，老天爺!!竟然『至尊』就是他！」

這時威流星一一遍視其餘九位，赤面肥軀的那位拱拱手道：「威大當家，我是劉朋，讓我來介紹幾位朋友，這一位……」他指了一位全身閃閃金衫的人道：「就是孟平，後面便是他屬下的四大金剛。」

又朝第六個狹臉精壯的人點了點頭：「這位是張白水。呵呵，在最後二位是『森羅府』的洪爺和陸爺。」

那二人都一襲白衣，一位胸前以黑線繡著「天」字，另一位繡著「玄」字；「天」字那位緩緩道：「我是洪定，後邊那位是陸通，請大當家多指教。」

威流星朝他們拱了拱手：「我這回來，主要是聽說諸位想得本會的財寶，但主要還是想窺佔這個地盤。不知傳聞確實否？」

劉朋驚道：「大當家何出此言，兄弟我們可不敢對貴會有所不敬啊！」

威流星沈靜的道：「那月前有人看見諸位動手劫掠本會銀餉，難道是對本會之敬意嗎？」

劉朋納納道：「那或許看錯了人。」  
深沈的一笑，威流星道：「不會的，那個人就是唯一生還者，不過，他也只來得及交待就死了。我之所以遲遲不採取行動，就是要等探悉你們之計畫後，有憑有據，方才上門討回公道。綠林會可不是好吃的肥肉，本以為諸位會見好就收，想不到還是執迷不悟。可惜！可惜！」

那狹臉精壯漢子忽道：「胡說！老子親自檢查，一個活口也沒有，你憑什麼——！」

猛然驚覺住口，威流星搓搓手笑道：「我本來只是懷疑各位，想不到張當家已經替我找到了答案，各位做那件事可真是乾淨俐落，三十六條大漢，包括銀、銅、鐵級頭領一個都沒有留下，只可憐他們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，天天盼望，只盼著個替他們收屍。」

張白水怒道：「是又如何，別人怕你，我張某人可不含糊你，一副貓哭老鼠假慈悲的模樣。頭掉了不過碗大的疤，有本事就來摘了去。」

威流星道：「放心！我會的，我們一個個慢慢來。」

那金衫人踱上前一步道：「大當家，這事還有沒有轉迴的餘地，兄弟意思是希望能善了最好。」

威流星道：「孟當家，我也希望能如此，可惜就算我能答應，你們後頭那位主子也不會答應的。」

久未發言的「天」字號白衣人踏前一步道：「大當家說得不錯，今天恐怕此地就是三位埋骨之所了。」

威流星陰沈一笑道：「那也得各位手底下拿出些真本事才行，光憑牙尖舌利是沒有用的。」

廳內的人像有默契似的散了開來，把威流星等圍了起來，各自站在最有利的出手位置。高大白罵道：「媽拉巴子！敢情想以眾凌寡，虧他們還是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。」

威流星淡淡道：「打從見面開始，他們壓根兒就沒想過要照道上規矩行事，以眾凌寡更是他們的本色。」

孟平向張白水和劉朋打個眼色，然後假意和威流星交談，正在威流星回話的當兒，「七步追魂」張白水突然行動，右袖猛向威流星揮過去，左手以「二龍爭珠」閃電般擊向眼睛。「毒鈎爪」劉朋早把斜插背後的鈎爪取在手中，這時也配合行動，兜頭擊向威流星腦門。「金衣客」孟平也不閒著，出掌如刀，剎那間劈出四十九掌，掌掌如刀罩向威流星側邊的身子。另外，四大金剛也和高大白、刑大光打了起來，高大白尚有來有往，打得亦樂乎！但刑大光一個應付二個未免就有些捉襟見肘了，但一時半刻也不會落敗。

於是威流星以快如電光的速度掣出了二把劍，平地凌空飛起，「斷腸」一檔把鈎爪躡飛，然後身隨劍轉，「龍泉」劍抖施起白光弧。

張白水掖著手躍向一側，孟平則貼地倒射，而威流星却決定不讓劉朋逃出去了。他拔身而起，以身劍合一的絕頂劍術捲向劉朋，劉朋嘶叫著仰身暴退，一芒如電突然流伸，劉朋的身子帶著胸前一個血洞重重撞在牆上，再重重的反彈回來，牆上沾著大片



的血漬。

就在此時，一條身影凌空而至，身法快速無比，一下子便是十腿二十掌，手掌如劍戟一般，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「劍掌」。

在眼角的余光中，戚流星已看出正是剛在被逼退的張白水，看那付身手可不正有「七步追魂」的意味。一抹微笑泛上了戚流星的臉頰，不退不閃，抖手便是四十九劍迎了上去；正在張白水接招的當兒，那一排劍影突然出現了一個如虛如幻的劍尖，等張白水看清楚，那已來不及了，劍已穿胸而過，這就是久已失傳的劍法「幻影追魂」。

狂吼如雷，孟平由一側逼近；他手上握著柄十分霸道的「狼牙棒」，戚流星右手「龍泉」左手「斷腸」迎向了孟平，孟平猛揮著手上的狼牙棒砸向戚流星，一個大筋斗戚流星翻上孟平頭頂，突然全身縮起，如來自九天似的自翻滾中的身形裏，一條腿突然踹出，是的，降龍十八腿第七式「縮龍成寸」。孟平做夢也想不到，那一腿已準確無比的踢在後腦「玉枕六」上，登時五官然而而去。

這時就只剩下羅正強、「森羅府」的「天」「玄」殺手以及尚在搏鬥中的高大白、刑大光等人；不過，也不久了，高大白這時一個人大轉身「亡命槍」已七進七出一名敵手的胸膛，本身也被削去了巴掌大的塊肉，忍著痛，槍尖一倒轉，一個回馬槍從腋下刺出，另一名敵人的左胸口也破開了一個拳大的血窟窿，腑臟立溢體外。

但刑大光則不怎麼樂觀，全身浴血，苦苦支持著，眼看就要完蛋了。這時高大白大喝道：「別慌老刑，我來了。」

刑大光精神一振，與高大白聯手戰那二名僅存的四大金剛。

低了低嘴，項政道：「首先，我要說明我怎麼會在此地出現。我原來是要發動突擊把綠林會在此地堂口全部消滅，以後這裏買賣就全部歸我們了，所以我必須秘密行動，連我自己的親信也不知道。但我料不到是你來，一子落錯，滿盤皆輸。不過，你毀了我的計畫，我也手及你二十名手下，雙方算是扯平了。現在我要和你單挑，賭注就是這塊地盤，我勝了，你必須退回長江以北；我輸了，這我從此不再過問。」

兩人走出廳外空曠地方站好，相對約有一丈光景。

互道了聲請，兩人都站立不動，凝運神氣，準備給對方來個致命一擊，所是更是全力以赴。

項政驟然掄舞著那把「黃泉路」，他以極高速掄舞了數十圈光弧。突然，「黃泉路」離手而出，只見那柄刀在空中旋轉不斷，項政扭腰拔升，瞬息間，人已立於刀上，刀似有靈性，人似幻為刀魄，就那樣乘著刀，以閃電般的速度洩向戚流星。

戚流星見狀也不敢怠慢，只見他雙手緊握「龍泉」寶劍往上一舉，渾身極力旋轉，變成一道由光和刃組成的形象，看上去就像水桶般粗閃著青白光輝的柱子，騰空而起迎向項政，這就是戚流星的壓箱底功夫「劍魂」。

雙方接觸只是一刹那，眼看著兩個怪異形象擦身而過，只聽「嗤、嗤」二聲，兩股血花飛濺了出來。兩個身形一落都踉蹌退後了數步；仔細一瞧，項政背後裂了道約有尺長半吋深的口子，鮮血泉湧出，臉孔因痛苦而扭曲著。戚流星也不好受，大腿上挨了一刀，深可見骨，但神色還是態然若定，只是頭髮稍有些凌亂。

戚流星望著羅正強及二名殺手道：「莫非三位準備作壁上觀不成？」

陸通道：「大當家，我們知道你在這宅子四週已佈下了二十名『虎組』殺手，我們想逃也逃不出去。不過，現在可憐那二十名殺手恐怕已屍橫就地了，因為我們的主人來了。」

戚流星哦了聲道：「你們主人是誰？」

驀地！一個聲音從廳外傳來：「是我，戚流星。」從後面慢慢踱進來了一個人；他有一張線條分明的臉，兩隻銳利如鷹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薄薄的嘴唇無情的緊閉著，他站在那兒紋風不動，似一座沈穩雄偉的山嶽。

面對這個人，戚流星是熟悉又有所警惕的，因為這種人大多生性冷酷、反應極速、機智狡猾而又城府很深，可以說是一個最壞的對手。

神色不變，戚流星淡淡的道：「是你！項政，久仰大名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兩人面對面，眼對眼的對峙著。靜默了一會兒，二人身上衣裳都無風自動的飄了起來；又過了一會，項政開口冷冷道：「好！盛名之下無虛士，你可以說是我出道以來最強悍的敵人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彼此！彼此！」

兩人絕口不談方才之事，也不理會旁邊之人，好像整座大廳就只剩下二人似的。

過了一會兒項政開口道：「說吧！戚流星，你想要怎麼解決這件事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你的意思呢？」

慘然一笑，項政道：「戚流星，你贏了！」

戚流星靜靜的開口道：「不！你沒有敗，我身上也掛了彩，這只能說是扯平之局。」

搖了搖頭，項政續道：「勝負咱兩心中有數，剛才你那一劍要不偏斜一點，我項某人頭已被取去了。項某人說話一向算數，手下留情之德，異日必當回報。」說完就想離去。

戚流星喊住了他：「項當家，請留步聽我一言。大家都是在外混飯，手下也有一批需要養，難免會有爭奪與擴充力量的現象，但我一向認為互相併吞，以消滅敵人力量來壯大自己並不是生存的唯一手段，只要能生存，大家和平相處，安樂樂過日子不是很好嗎？所以我認為項當家也可以在此地設碼頭、關買賣，有飯大家吃。如何？」

項政冷酷的臉上也露出了一絲笑容，就像那冬日的太陽，使得那仇恨也像雪一般的溶化了。道：「戚流星，傳聞都說你對人寬大，雖然下手有時很狠，但却不是個殘暴好殺之徒。你的盛意，我領受了，『森羅府』從今天起將絕不侵犯『綠林會』一草一木，而我的勢力也不會過長江以北去。」

戚流星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此謝了。」深深一揖。一天烏雲化為烏有，兩大幫派原本要展開的一場屠殺，也在三言兩語之中化解開來。世上之事本無不可為，只看個人有無決心去做，有時以德服人遠比以力服人要好得多。

一隊馬車在風和日麗的早晨出了杭州城。領隊的正是戚流星和高大白，他們迎著朝陽，挺著胸膛迎接著這新的一天，心裏充滿著無限的喜悅，畢竟生命是世上最美的事物啊！